

花季·雨季海外系列

爱你，恨你

[加拿大] 玛丽·弗朗茜娜·埃贝尔 著



海天出版社

季·雨季海外系列

你恨你

〔加拿大〕玛丽·弗朗茜娜·埃贝尔 著
何竞小 土 翻译

在你的波光里

· 不管什么事 没有十全十美的。

· 我不要住爸爸家

我也不要住妈妈家

我要一个家

· 我不能保证永远爱你

~~将来~~的事谁也无法知道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你,恨你!/(加拿大)埃贝尔著;何竞,小土译.
-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0.6
(花季雨季海外系列)
ISBN 7-80654-197-7

I. 爱… II. ①埃… ②何… ③小… III. 少年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当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7192 号

花季·雨季系列总策划 旷昕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周海彦 周鸣琦 责任技编:陈 炯

责任校对:陈敏宜 黄海燕 扉页设计:王晓珊

插图:AA 动漫工作室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深圳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8.625

字数:165 千 印数:1-8000 册

定价:13.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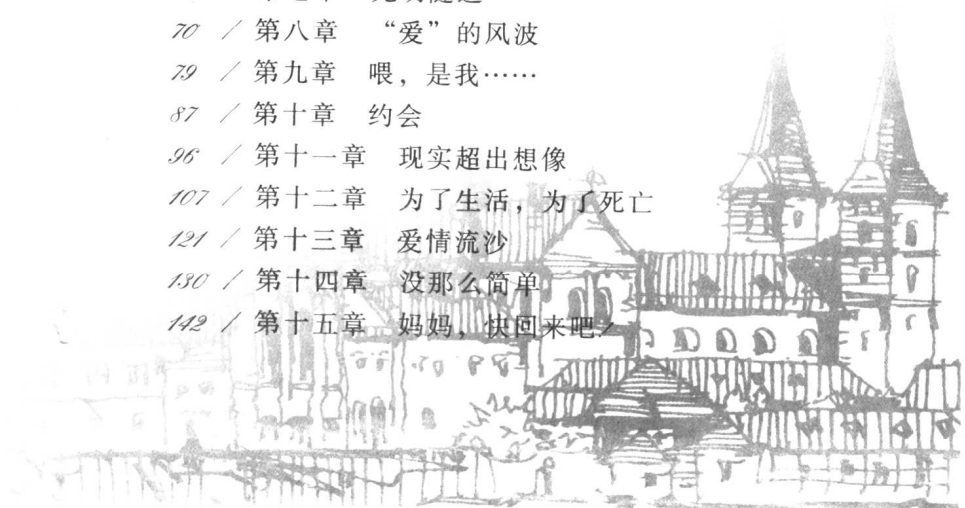
图字:19-2000-082 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1 / 第一章 没人理我
9 / 第二章 甩着痛苦跑
16 / 第三章 要是我是我妈……
26 / 第四章 来个人碰碰我
36 / 第五章 爸，女儿在这儿等你呢/
46 / 第六章 无底深渊
59 / 第七章 光明隧道
70 / 第八章 “爱”的风波
79 / 第九章 喂，是我……
87 / 第十章 约会
96 / 第十一章 现实超出想像
107 / 第十二章 为了生活，为了死亡
121 / 第十三章 爱情流沙
130 / 第十四章 没那么简单
142 / 第十五章 妈妈，快回来吧



- 155 / 第十六章 一切，除了这个
164 / 第十七章 肉搏战
174 / 第十八章 我也不
184 / 第十九章 澡盆里的幸福
192 / 第二十章 阳光灿烂和一片黑暗
202 / 第二十一章 七重天
212 / 第二十二章 黄昏
221 / 第二十三章 泡在泥水里的心
230 / 第二十四章 你真那么爱她吗？
240 / 第二十五章 你怎么能够
248 / 第二十六章 一场热身运动
256 / 第二十七章 感觉胜过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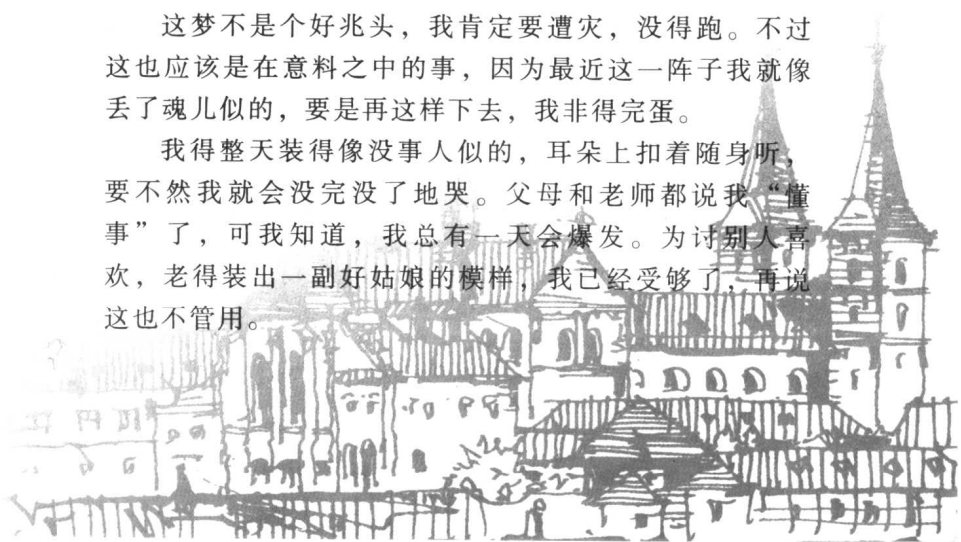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没人理我

今天早晨我睁开眼的时候满头大汗，那感觉就像是睡在一颗定时炸弹上。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我刚做了个噩梦，梦见我像平常一样正一个人在家烦得要死，猛听见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脚下的地也震得直抖。我拉开房门要出去，可门前的台阶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一阵头晕，几乎摔倒，赶紧一把抓住门框，这一抓就醒了。

这梦不是个好兆头，我肯定要遭灾，没得跑。不过这也应该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最近这一阵子我就像丢了魂儿似的，要是再这样下去，我非得完蛋。

我得整天装得像没事人似的，耳朵上扣着随身听，要不然我就会没完没了地哭。父母和老师都说我“懂事”了，可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爆发。为讨别人喜欢，老得装出一副好姑娘的模样，我已经受够了，再说这也不管用。



可是在爆发之前，只要学校放假，我就老得面对一个问题：我没法打发时间。

要按我自己的想法，我就躺那儿睡他一整天。从前这事儿挺容易，那时候我只管玩，可现在怎么这么麻烦。

我起床上厕所。地板还是那么凉，爸妈死活不肯买地毯，还说“天然木质”更有特色。

走过爸妈房间的时候我有意移开目光，不看他们，或者别看太清楚。他们俩背对着背，一人把着那特大号床的一边，离得远远的，要再远点儿，说话非得用电话不可。可就在没多少日子之前，他们睡觉的时候还抱得紧紧的，连个蚂蚁都休想从他们中间爬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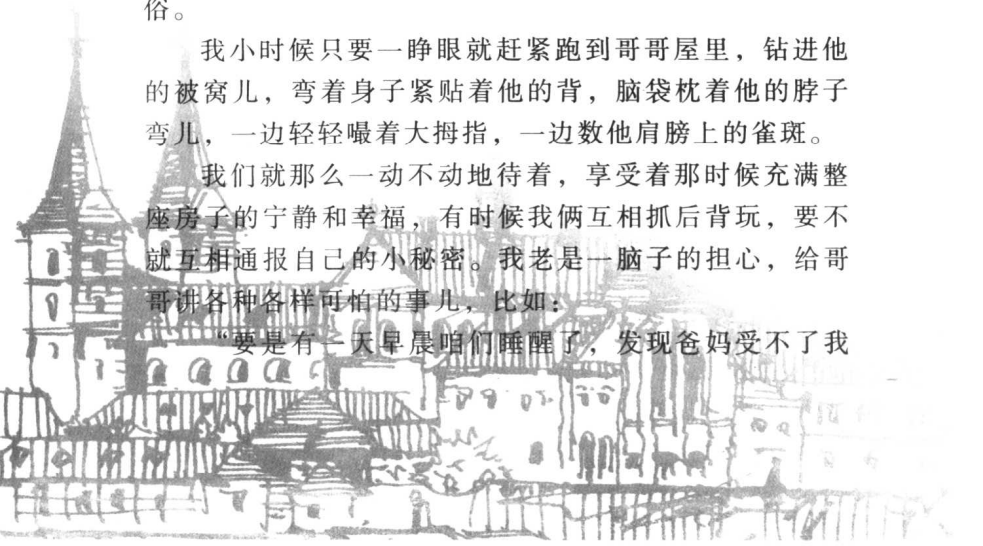
楼道的那头是我哥哥的房间，他叫马克斯。房门关着，可能还锁上了。现在“先生”从里面插门了。

他有什么怕人看的？我自己有什么怕人看的东西吗？……除了害怕之外？我什么都怕，特别是怕老活得这么俗。

我小时候只要一睁眼就赶紧跑到哥哥屋里，钻进他的被窝儿，弯着身子紧贴着他的背，脑袋枕着他的脖子弯儿，一边轻轻噤着大拇指，一边数他肩膀上的雀斑。

我们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待着，享受着那时候充满整座房子的宁静和幸福，有时候我俩互相抓后背玩，要不就互相通报自己的小秘密。我老是一脑子的担心，给哥哥讲各种各样可怕的事儿，比如：

“要是有一天早晨咱们睡醒了，发现爸妈受不了我



们的烦人劲儿，半夜里丢下我们走了，我们怎么办？”

可哥哥呢，他什么也不担心，老是给我说笑话，让我别害怕：

“那可太棒了，我们早点就能吃炸薯片，吃甜点心，还能喝汽水了。”

那时候我俩常笑着说我俩就像是一个鼻子的两个鼻孔。可近来，在哥哥眼里，我好像不存在了，我简直跟他都说不上话了。

要是他在家，他就把自己关在屋里，用他自己买的高倍望远镜看鸟、数星星，还干什么我就知道了。为买那个望远镜他把所有攒的钱都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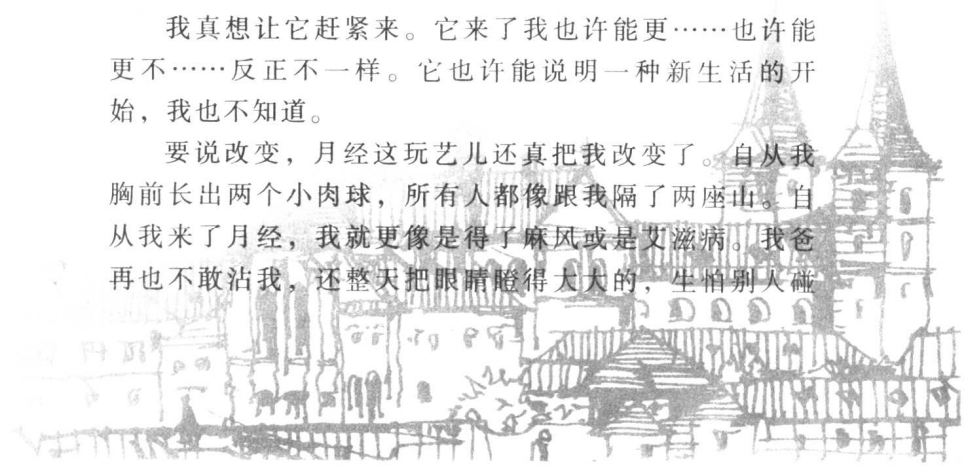
我妈说这是荷尔蒙的作用。她把什么都往生理上扯。我爸有点着急，在说到荷尔蒙的时候，他说在我哥哥的年龄，他应当看女生。

在厕所里我一看裤衩，就有了开始遭灾的确实证据。

我的月经还没来?!它不是常来的吗?……而且每回都一样，头天两三滴，第二天像发洪水。

我真想让它赶紧来。它来了我也许能更……也许能更不……反正不一样。它也许能说明一种新生活的开始，我也不知道。

要说改变，月经这玩艺儿还真把我改变了。自从我胸前长出两个小肉球，所有人都像跟我隔了两座山。自从我来了月经，我就更像是得了麻风或是艾滋病。我爸再也不敢沾我，还整天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生怕别人碰



我。

他老自己琢磨着我光想“那个事”。

按我爸的说法，我不应当对男生感兴趣，可我哥马克斯，虽说就比我大一岁，可不应当不对女生感兴趣。

其实，就算我想……也没哪个男生愿意看我，哪怕是一眼。我太一般了。为了给我宽心，我爸老说我的长头发很漂亮。可问题不是头发，是头发底下这一堆没模没样，没人待见的骨头跟肉。有时候我觉得人家根本看不见我，在学校要不是有写着我名字，归我使用的那半个储物格，我简直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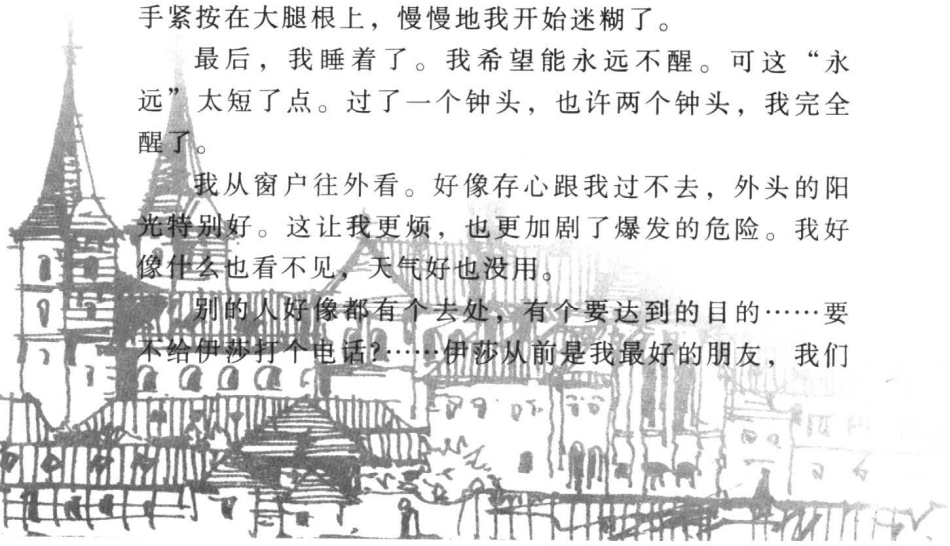
一句话，我谁都不喜欢，也不喜欢我自己……尤其不喜欢男生。那些男生除了对你说粗话，别的什么也不会。再不就像布鲁诺·伊夫那样对着储物格抡拳头，我真想不出来那些女生看上他什么了，他是头号蠢货。

我回到自己屋里，钻进被窝，缩成一团。我忽然发现我又像小时候那样把大拇指搁到了嘴里。我把另一只手紧按在大腿根上，慢慢地我开始迷糊了。

最后，我睡着了。我希望能永远不醒。可这“永远”太短了点。过了一个钟头，也许两个钟头，我完全醒了。

我从窗户往外看。好像存心跟我过不去，外头的阳光特别好。这让我更烦，也更加剧了爆发的危险。我好像什么也看不见，天气好也没用。

别的人好像都有个去处，有个要达到的目的……要不给伊莎打个电话？……伊莎从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



不用张嘴就知道对方想说什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管她叫姐姐。

要真有谁光想着“那个事”，那只能是伊莎。要是她没恋着谁，她就说生活俗不可耐。她要是恋上谁了，就一天到晚和我说那个人，说得我耳朵起茧子。可这会儿我不知道她有什么进展，她最近什么也不跟我说。

她不就住在附近吗……能一块儿去干点什么吧……打发打发时间。

“我自己也不知道，伊莎，干什么都行……要是你有事，你有事……你要去逛商店?!我跟你一块儿去……你想自己去……那好吧，拜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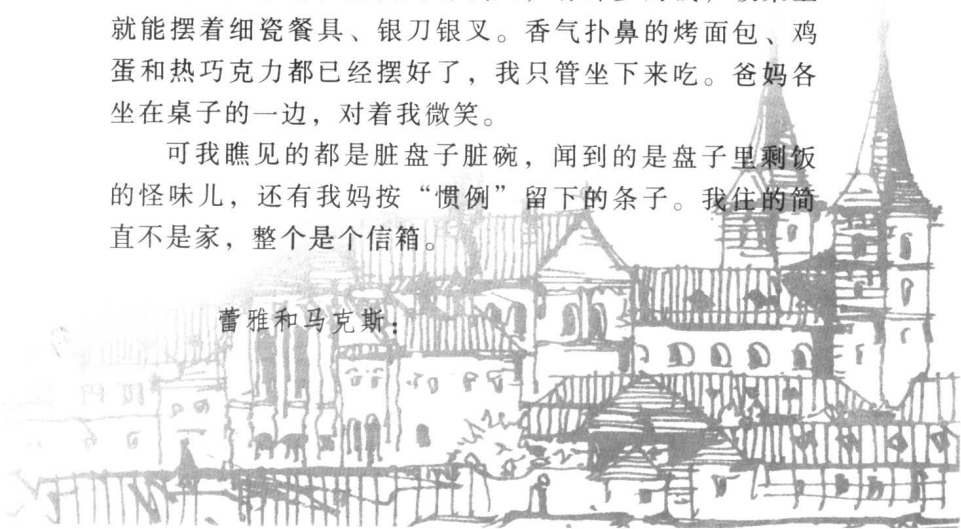
我把头发随便捋成个马尾巴。有时候我没胆量仔细梳头，更没胆量照镜子。

往厨房去的时候我顺便往“主人”房间瞥了一眼。屋里已经没人了，东西扔得乱七八糟。哥哥的房门还关着。

我要是个电视里演的有钱人，有许多的钱，饭桌上就能摆着细瓷餐具、银刀银叉。香气扑鼻的烤面包、鸡蛋和热巧克力都已经摆好了，我只管坐下来吃。爸妈各坐在桌子的一边，对着我微笑。

可我瞧见的都是脏盘子脏碗，闻到的是盘子里剩饭的怪味儿，还有我妈按“惯例”留下的条子。我住的简直不是家，整个是个信箱。

蕾雅和马克斯：



我全天都在医院值班，爸爸利用休息日去学校改作业。冰箱里有吃的。乖。

妈妈

瞧见没有，她就这么把我们往那儿一扔，好像我们都是外星人，还说小孩子似的叫我们要乖，真叫人倒胃口！

我忽然觉得非得找个人说话不可，谁都行！特别是找我哥。

我三脚两步跑到他屋门口，就像一个人刚躲过了宇宙大劫难，想找到另一个还活在世上的人一样。要是我还能用“活在世上”这个词的话。

“马克斯，开门！求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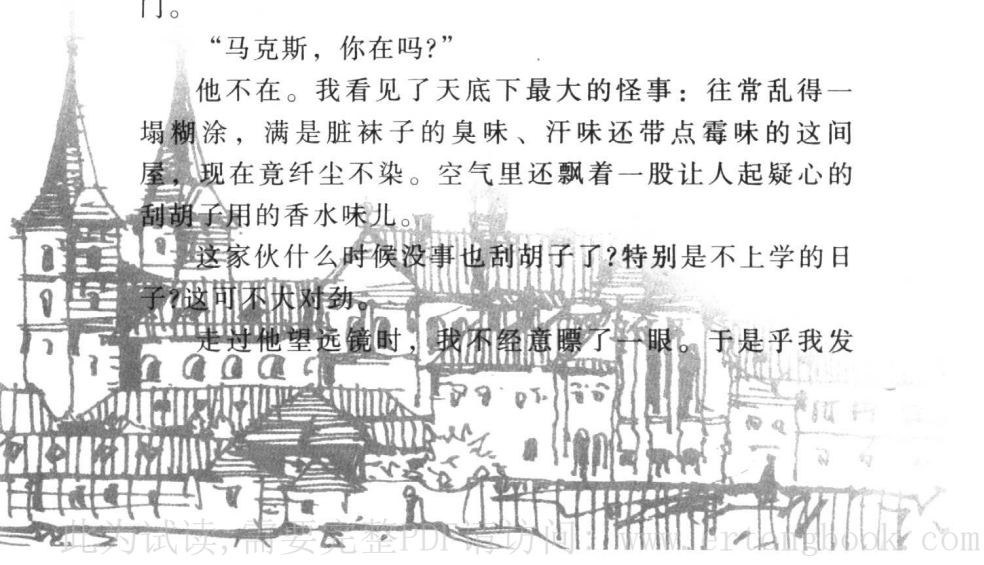
一点反应也没有。我抓住门把手，知道它像我近来动过的所有东西一样，经得住我折腾。可我还没使劲，门开了？！要不就是他在屋里，要不就是他走了，忘了锁门。

“马克斯，你在吗？”

他不在。我看见了天底下最大的怪事：往常乱得一塌糊涂，满是脏袜子的臭味、汗味还带点霉味的这间屋，现在竟纤尘不染。空气里还飘着一股让人起疑心的刮胡子用的香水味儿。

这家伙什么时候没事也刮胡子了？特别是不上学的日子？这可不大对劲。

走过他望远镜时，我不经意瞟了一眼。于是乎我发



现了我哥近来在看什么鸟，或者是说在看什么母鸟！他的望远镜直瞄着伊莎房间的窗户！

我瞧见她正在化妆，或者说她正在把自己打扮成给化妆品做广告的模式儿。看得那么清楚，就像她在我面前一样……

那我哥也……

他不会光看她化妆，他还看她穿衣服，脱衣服……

我不知道我爸是不是愿意他儿子对女生感兴趣到要在自己屋里拿望远镜偷看人家……

原来是这样!!!我真难以置信。

马克斯从来对女生没兴趣，尤其对伊莎没兴趣，他就说她那布娃娃色的头发跟老是带着微笑的大白牙就是从商品广告上下来的。

吸引我哥的自然不是她身体的这些部分。

我的亲哥哥是个偷看女生的人?!他跟别的男生一样不是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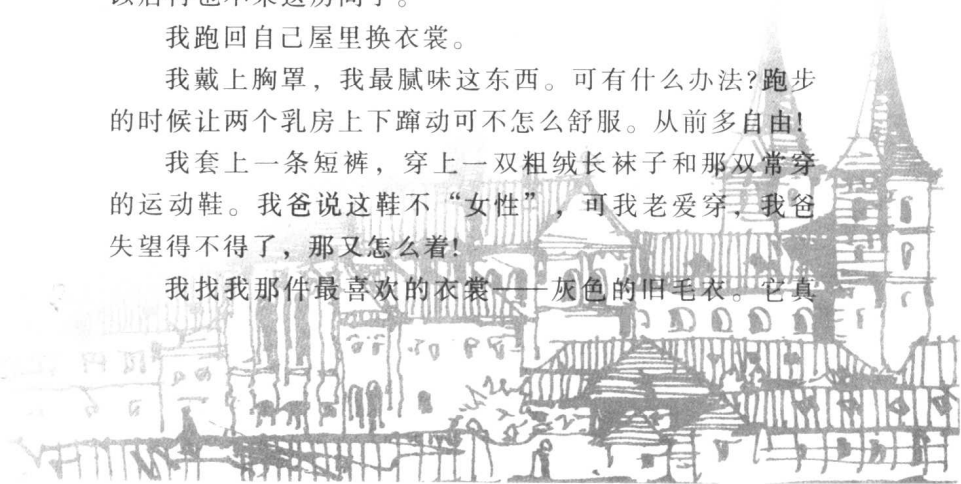
我只想赶紧躲开这地方，一边跑一边对自己说：我以后再也不来这房间了。

我跑回自己屋里换衣裳。

我戴上胸罩，我最腻味这东西。可有什么办法？跑步的时候让两个乳房上下蹿动可不怎么舒服。从前多自由！

我套上一条短裤，穿上一双粗绒长袜子和那双常穿的运动鞋。我爸说这鞋不“女性”，可我老爱穿，我爸失望得不得了，那又怎么着！

我找我那件最喜欢的衣裳——灰色的旧毛衣。它真



旧得可以了，在马克斯能跟我逗着玩儿的那时候，他老说这衣裳风一吹就能散喽。我哪儿都翻了，就是找不着它，你别忘了，我可从来干什么都是“井井有条”的。

要是我妈真像她说的那样把那件衣裳给扔了，我就找她拼命。最后我找着它了，它就在我身上！我没记得穿它呀！这些日子我什么都记不住。要是能把自己也忘了该多好，可惜办不到。

我窜下楼梯，像龙卷风一样出了家门，使足了劲把门一碰，那声响得就像这座房子塌了。



第二章 甩着痛苦跑

可是真正塌下来的东西既没声儿，又瞧不见，可它能让人的心变成死灰。这不，我瞧见我哥跟伊莎一块儿从她家出来了，两人还手拉着手。我哥跟那个头发像布娃娃，长着大白牙的伊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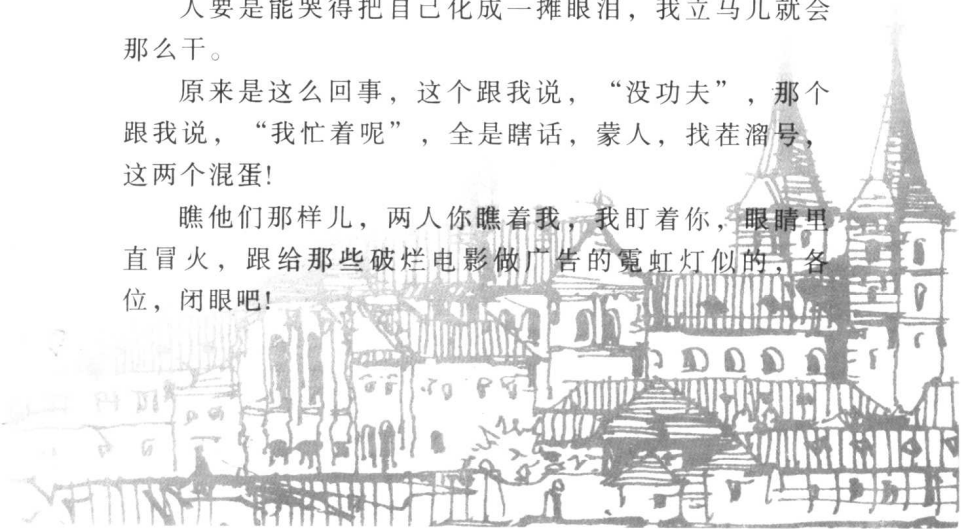
我在这里头成了什么，我？

我觉得灾难就在我脑袋上悬着，我应当在家躺着，根本就别起来。

人要是能哭得把自己化成一摊眼泪，我立马儿就会那么干。

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个跟我说，“没功夫”，那个跟我说，“我忙着呢”，全是瞎话，蒙人，找茬溜号，这两个混蛋！

瞧他们那样儿，两人你瞧着我，我盯着你，眼睛里直冒火，跟给那些破烂电影做广告的霓虹灯似的，各位，闭眼吧！



我呢?这会儿我就像一支上了膛的冲锋枪,谁动我就打谁,特别想打那两个刚让我挖出来的两面派。有人带着绷带吗?预备干活儿吧!

我两步就追上他们了,瞧着他俩还手拉着手,我就嚷开了:

“这阵子你们就干这个呢?!……”

马克斯跟那些从老妈手提包往外掏东西给抓住的孩子一样,装出一副清白无辜的样儿说:

“怎么啦,蕾雅?我们正要去逛商店呢。”

伊莎刚跟我撒完谎,脸上有点儿不自在,我就冲她嚷:

“你刚才不是说自己去吗?”

“是啊……哦……我们刚想好的。”伊莎说,大白牙上带着红色的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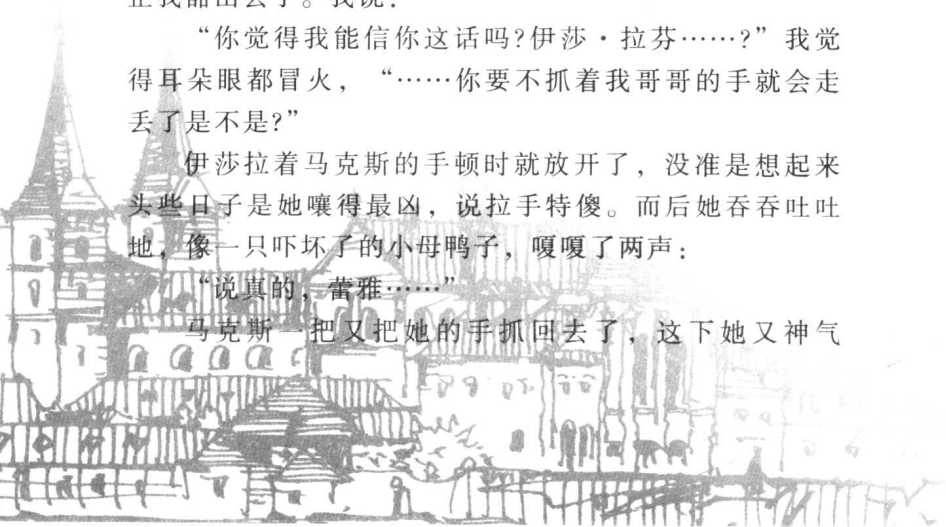
我冲这小人扫了一眼,把子弹推上了膛,我知道要是把枪打响了,我就再也停不住了。头一枪最重要。反正我豁出去了。我说:

“你觉得我能信你这话吗?伊莎·拉芬……?”我觉得耳朵眼都冒火,“……你要不抓着我哥哥的手就会走丢了是不是?”

伊莎拉着马克斯的手顿时就放开了,没准是想起来头些日子是她嚷得最凶,说拉手特傻。而后她吞吞吐吐地,像一只吓坏了的小母鸭子,嘎嘎了两声:

“说真的,蕾雅……”

马克斯一把又把她的手抓回去了,这下她又神气



了。

“是我怕走丢了。”我哥一边说一边还做了个鬼脸。

我气得浑身哆嗦：

“你，你还敢逗我，我……”

为了让我消气，我哥一边冲我伸过来那只闲着的手，一边问：

“蕾雅，你怎么啦？”

我一闪身躲开了他的手。我再也不想管他的事：

“算了吧，我明白了！”

我哥又使出他那会催眠的眼光了：

“蕾雅……”

没用，本小姐的火儿还没发完呢！

“你们俩就不能说实话吗？干吗跟躲鸡瘟似的躲着我？”

“我们怕你的反应，蕾雅！”

嘿，伊莎还敢说这话！

“我的反应？我能有什么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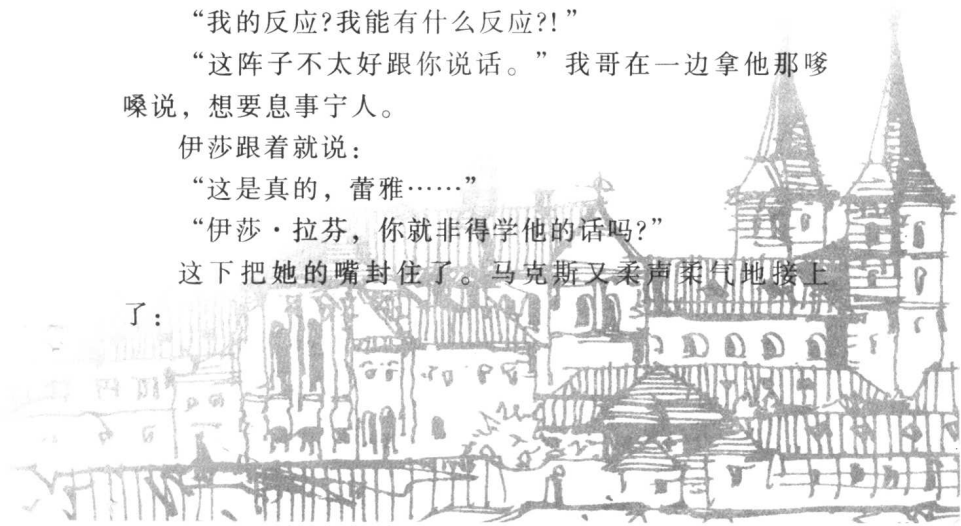
“这阵子不太好跟你说话。”我哥在一边拿他那哆哆嗦说，想要息事宁人。

伊莎跟着就说：

“这是真的，蕾雅……”

“伊莎·拉芬，你就非得学他的话吗？”

这下把她的嘴封住了。马克斯又柔声柔气地接上了：



“你好像老是心里憋着火儿，好像对全世界都有气。”

“我？我‘老是憋着火儿？’我连一个字都没说过！”

“是啊，所以大伙儿都不知道你怎么了……”哥哥轻声说。

我差点儿就让他那双长着长长睫毛的大眼睛给毙了：

“我没事，其实……我老像一只孤零零的火鸡。”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要能跟你一块儿呆着，不知道多少人得乐死。”马克斯一边说，一边拿手指头绕他那火红色的自然卷的头发，好让我更信他的话。

我真想回一句：那绝不是你们俩。可凡事都得有个限度，我又不想跪下求他们关心我。我得引他们说个人名来。

“有这人吗？”

“有，当然有。比如说布鲁诺·伊夫。”我哥说。

我差点儿背过气去：

“不是学校那个布鲁诺·伊夫吧？！你拿我开涮呐？”

“什么？……他可是全校最帅的男生。”伊莎又插上嘴了。

“当然是除我之外。”马克斯又添了一句。

“你呀，你可不一样。”伊莎赶紧接了一句。

“我可对那蠢货没兴趣。他一天到晚从来不张嘴说话，就知道拿拳头砸储物格的门。马克斯，你跟他合用

